

白桦林

□ 包文军

早晨推开窗，院落旁那棵白桦树已有几片叶子泛着金黄的光泽，猛然意识到兴安岭的秋天已经到来。不由打开记忆的闸，想起了多年前在远征农业点荒坡植树时走进白桦林的情景。

远征造林地在距离绰源林业局局址70公里远的岭西，这里是森林向草原的过渡带，看不到大片的落叶松，闯入视野的是大片白桦次生林。由于这里缺少落叶松，林业局决定在岭西的远征、红旗外站等地宜林荒坡栽植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较高的兴安落叶松。我刚刚参加工作，一听说上山植树高兴极了，可以到山上玩了。

造林帐篷驻扎在远征农业点旁，一条溪水在前面流过，帐篷周围长出了春草，还有青翠的婆婆丁。也许当时年轻，整日里栽树不觉得累，感觉植树造林很有意义。休息的时候，我就坐在草丛里，默默注视着身旁的白桦林，感觉白桦树好优雅、好美丽，树干光滑白皙，株株不侧不倚，洁白笔直，静谧安详，像是穿着洁白连衣裙的少女，楚楚动人。一阵微风掠过，摇曳着满树的绿意，向天上的流云招手，渴望下一场春雨的到来。

白桦树生命力旺盛，在大火烧毁的森林中，最先生长出来的就是白桦树，给人一种坚韧顽强的感觉。白桦树对环境适应性较强，是形成天然林的主要树种。它亭亭玉立，是林中的虞美人，山里人都非常喜欢它。白桦树单叶互生，树冠阔叶婆娑，树干光滑白皙，木质细腻坚硬。春天冰雪消融，落叶松枝已长出翠绿的松针，而白桦树的叶子却迟迟不肯伸张，扭扭着像是要上花轿的新媳妇，其实它是在规避春季里的倒春寒。而立秋一到，它最先感受到了凉意，松杨依绿，它却在人们不知不觉中已一树金黄。

春天移栽的幼树，秋季还要进行抚育，割除周围的杂草让它透光透气，我又一次跟随同事来到远征农业点。这时，满山的白桦林由翠绿变成了明黄，山岭斑斓起来。走进白桦林，空气更加的清新，草丛里，树根下的桦树磨俯首皆是。偶尔能遇到几棵秃顶的老桦树，粗壮的树干上被啄木鸟啄得千疮百孔，还长着几个拳头大小多孔菌，显尽沧桑。有同事在林中还采到了桦树泪，又称桦树茸，向我介绍说这是一味中药，能治疗多种慢性病。

秋风掠过，白桦林沙沙作响，飞落的黄叶如彩蝶飘逸而从容，以别样的凄美让人怜悯。白桦林中的白桦树簇拥着，手挽手、肩并肩，组成一个庞大的群落，团结成一个整体，传承着生命的接力，坚守着一种无言的朴实和尊严。每一株白桦树的树干并不是通体雪白，上面还有一条条败落的枯枝遗留下深褐色的横条斑痕，有的长得像是人的眼睛，山里人称之为桦树眼。我想，桦树眼不仅在张望这个多彩的世界，也在注视着人们的行为。

如今，当年移栽的落叶松早已郁闭成林，白桦树还是亭亭玉立的样子，不过桦林比过去更加茂密了，一直延伸到山坡一侧。有待时日，我想再一次走进这片白桦林，还和以前一样，坐在草丛中，与身边的白桦树对话，听它们为我讲述大山里的故事……

得耳布尔

□ 李青松

一走路，哗哗直响。那时，考虑到家里人口多，劳力少，日子拮据，他主动要求去当伐木工。不过半年，他就成了林区里远近闻名的出色油锯手。

1991年11月，徐殿荣光荣退休。晚辈们问他：“爷爷，你这辈子伐了多少木头啊？”

“伐了多少木头？——噢呀，没数！”他看了一眼置于墙角的那把锈迹斑斑的油锯，自言自语地说，“堆起来是一座山，放倒了是一片海！”

徐殿荣有两个愿望，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儿女们吃喝不愁，日子过得平安幸福；另一个愿望就是盼着林子快快长起来。林子大了鸟才多，林子大了，林区才像个林区。

徐崇方是林二代，徐殿荣的四儿子。1986年高中毕业时，因为林场小工队有一个接班名额，他放弃了高考，当上了采伐工。由于他头脑灵活，手脚勤快，2021年，被调到林业宾馆当经理。现在呢，担任康达岭民宿的店长。

我问他：“你父亲对你有什么影响？”

徐崇方沉思片刻，说：“他教我们怎样做一个好人。”他接着说：“他们那一辈人，肯吃苦，对林子有感情，对国家的林业事业怀着赤胆忠心。”

“我有时间的时候，会陪他去林子里转转。只要一进林子，他就兴奋，眼睛就发亮！”徐崇方说。

三

得耳布尔，因得耳布尔河而得名。

得耳布尔是宽阔的河谷之意。得耳布尔河发源于得耳布尔境内的青年岭林场，全长272公里，由东北向西南流经得耳布尔镇，以及二道河、康达岭、永青等林场，汨汨滔滔，于额尔古纳市注入额尔古纳河。

得耳布尔河的水源来自森林里的融雪和降雨，每年发生两次汛期，一曰春汛——由于积雪融化时间过于集中，地下水冻层无法渗透，导致5、6月间河水暴涨；二曰夏汛——夏季里，森林层腐殖层含水量达到饱和，加之降雨继续增多，至8月初时，夏汛暴发，河水横冲直撞，甚至发出呜呜的叫声。

得耳布尔河里鱼很多。当地朋友说，河里能叫出名子的鱼有哲罗鱼、细鳞鱼、柳根鱼、老头鱼、鲑鱼、狗鱼等。我在林区行走期间，吃过红烧哲罗鱼、酱炖细鳞鱼，还有油炸柳根鱼。哲罗鱼与细鳞鱼肉质细腻紧实，入口极香。柳根鱼个头不大，长不过一个指头，经油炸后，酥香脆爽。这几种鱼都是冷水鱼，别处很少见，但在大兴安岭林区，在得耳布尔这样的地方，却可以吃到。

须笼是林区人捕鱼的渔具。须笼是用柳条编制的小口窄颈，腹阔而长，颈前装有柳条倒须。捕鱼时，用木壳子将河水横拦，中间留一小口，将须笼小口与之对接，鱼进入笼内，因有倒须而不得出。人们为了把鱼诱进须笼内，常常将一块骨头置于笼中。

不过，得耳布尔人更喜欢冬天凿冰眼捕鱼。有史料记载：“冬则河水尽冻，厚四五尺。夜间，凿一隙如井，以火照之，鱼辄聚其上，以铁叉叉之，必得大鱼。”——那大鱼，想必是哲罗鱼吧。

凿冰眼捕鱼，也有用丝网挂的。有经验的捕鱼人往往选择水深流急的地方凿冰眼——每隔2、3米凿一个冰眼，冰眼凿妥后，用长杆把丝网一个眼一个眼地穿过去布网。布网完毕，尽可回家睡觉。次日清晨，再把冰眼凿开起网，丝网上就会挂满鱼。

四

在得耳布尔，有两个卡鲁奔，一个是卡鲁奔山，一个是卡鲁奔湿地。卡鲁奔，意思是有宝藏的地方。早年间，当地的猎人在这座山上狩猎，遇事，就到一个山洞里躲避，并拢起一堆篝火，烘烤衣服。离开时，却发现灰烬下的石块融化了，那融化了的东西又凝结成大小不一的颗粒。猎人看着那些闪亮的颗粒惊愕不已，于是，就给这座山起了一个名字——卡鲁奔。

卡鲁奔山确实是一个奇特的地方。

卡鲁奔山的东坡山腰上有一个洞，洞口阔不到一米，洞深则不可测。为何说不可测呢？因为现有测量工具都无法测到它的底儿通到什么地方。山洞名曰冰凌洞。由洞名就可以看出，这个山洞并不温暖。洞口终年挂霜，寒气袭人。洞里更是如同冰窖，厚冰相叠，且有怪音回响。于是，这个冰凌洞就不免有了一些传奇的味道了。

早年间，当地猎人捕到大动物，不方便弄下山去，就存放在冰凌洞里，待得耳布尔河结冰后，再用马拉爬犁运回去。伐木人作业期间，带的食物也存放在冰凌洞里保鲜。

这里更是雷电密集区域。每逢雨季，卡鲁奔山的上空常常雷声轰鸣。据当地人讲，雷声是与地下的金属矿物质对应的，雷声密集的地方，一定有丰富的矿藏。

果然，后来地质勘探部门探得，这里既有铅锌铜等金属矿，也有黄金白银等稀有矿藏，成矿带蜿蜒数里，矿脉深厚，面积广阔。

有宝藏的地方，就有看守宝藏的眼睛。卡鲁奔山上耸立着一座瞭望塔，有18米高，常年有护林员在上面值守。这里曾多次发生雷击木火情，幸亏被瞭望塔上的护林员及时发现，迅速扑救，才没有酿成大的火灾。过去，护林员在山上的生活相当艰苦，所需物资都要靠马匹驮运上山去，生活用水则要到山下的得耳布尔河里打取。

为了解决山上护林员的吃水问题，某日，林场请来水文专家进行勘探，在卡鲁奔山北坡找到一个点。可是，钻探设备和打井机器轰隆隆凿了7天，生生凿了800米深，也没有凿出一滴水，大家极为沮丧。就在打井队停止操作、拆卸设备、准备次日下山的时候，有人说，再往下打一米看看情况。结果，一米下去，奇迹出现了——一股水流喷涌而出。

我在卡鲁奔山上，找到了那口井，特意留影纪念。刚要转身的时候，有人悄悄告诉我：“这口井通着得耳布尔河呢！”

“是吗？”我瞪大了惊愕的眼睛。

“啞，那就是卡鲁奔湿地。”

站在卡鲁奔山上，向南看到的得耳布尔河谷，就是卡鲁奔湿地了。湿地，被称为地球的“肾”，是一种独特的生态系统。湿地既有涵养水源和净化水质的功能，又有蓄洪防洪的功能。湿地，还是鸟类和水生生物的重要栖息地。

上个世纪，卡鲁奔湿地曾施行过“湿地改造计划”——在湿地上种落叶松、白桦树。可惜，湿地含水量大，落叶松和白桦树容易烂根，种下的落叶松和白桦树活了几年后，就大片大片枯萎了。

时间改变一切。如今，“湿地改造计划”的痕迹已经踪影全无，代之而起的是天然生长的高柳、兴安柳和茂盛的小叶樟。

卡鲁奔湿地边有一处牧场，被改造成了“康达岭林场民宿”。我在那里住过一夜，被安排在一顶帐篷里。那里的夜晚安静得很，打开帐篷的小窗，可以望见天空的星星，一颗一颗，清清楚楚。渐渐地，星星就密集了，就成了星星的河了。我甚至怀疑，夜晚泛着亮光的得耳布尔河，是一些野性的、不守规矩的星星，把天上的银河掘开一个口子，悄悄溜下来造成的吧。

忽然，天上的星星一下就隐去了。星星呢？星星的河呢？起雾了，大雾遮蔽了星星，也遮蔽了星星的河。帐篷的小窗口有浓重的雾气往里涌，我明显感觉到寒意袭来。

我赶紧关上小窗，回到床上，倒头便睡。

次日清晨醒来，听到外面同行的朋友们正在议论早起看日出的情景，话语间满是兴奋之情。

我虽没有去看，但我不后悔，因为在得耳布尔，处处都有美景。

得耳布尔，森林涵养美。得耳布尔，生态涵养传奇。

（李青松：国内著名报告文学作家。现居北京。）



崇拜河流 (随笔)

□ 隋海涛

河流先于人类存在于地球上。水，自然之流，是生命的源泉。河流文化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河流同时也是产生和孕育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基本条件之一。人类早期生产力落后，最先进化和文明地区必然是靠近大河便于生息。埃及尼罗河文明、两河流域文明还有黄河流域文明、印度恒河文明都符合这一特征。四大文明古国都与河流有着深厚的渊源，从世界地图上不难看出，东半球的埃及、巴比伦(今伊拉克一带)、印度和中国，均有大河流经其境内，都位于大河之滨的平原上。这一共同的地理特征，早已引起人们的注意，有人称其为“大河文明”。

呼伦贝尔境内有两大水系，嫩江水系和额尔古纳河水系。大兴安岭是诸多河流的发源地和天然分水岭，3000余条河流养育了这片丰美的草原，茂密的森林，被呼伦贝尔人如眼睛般精心呵护着。额尔古纳河水系的莫日格勒河，被作家老舍先生称为“天下第一曲水”。河流蜿蜒曲折，身姿妩媚，像一条玉龙盘旋在草原上。西拉木伦河，蒙古语意为“黄色的河”，全长1250公里，流经内蒙古、吉林、辽宁三个省区，最后汇入渤海。这条“黄色的河”是红山文化和辽河文明的起点。《吕氏春秋》《淮南子》都把它列为中国六大河流之一。郦道元在《水经注》当中对它也有过记载。1989年，“台湾”蒙古族诗人、画家席慕蓉跪在第一次见到的母亲河边，深情的亲吻着河畔的土地，泪流满面，写下了传世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我们相信，只有遵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科学原理，“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才会更加温馨美丽，人类才可以继续在“辽阔的大地，芬芳的草原上”“传唱着祖先的祝福”，这便是我们“心里的那首歌”。

巍巍兴安岭，滚滚呼伦水。千里草原铺翡翠，天鹅飞来不想回。呼伦贝尔河流穿越旷野，与孤独相随，又不乏灵性。大兴安岭河流哪一湾没有蕴藏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片段？又有哪一湾没有蕴藏蒙古族厉兵秣马、逐鹿中原的历史篇章？有文化自觉的人都崇拜河流，况且古人都在岩壁上刻上河流的模样。1980年，考古学者米文平在嘎仙洞发现公元443年北魏拓跋焘拜祖《石刻祝文》，佐证了嘎仙洞是鲜卑人旧墟石室、祖庭。为人类学研究东北亚，以至于世界人类史找到了地理坐标。2018年，中国文物学会会员、岩画学会理事崔越领与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画家崔默等人到嘎仙洞考察，发现洞窟内高2米以下洞壁两侧布满岩画，长百余米。这是被誉为“大兴安岭岩画之父”、大兴安岭岩画研究者崔越领，自2010年发现嘎仙洞岩画长廊之后又一重大发现。依据河流流经区域分布情况来分析，岩画图案与河流发源、流经、汇合是一致的；依据大兴安岭阿里河、甘河所分布区域已经发现20余处岩画，古先民居所遗址，这里适合人类繁衍生息，依据岩画所表达的岩石、动物、植物、太阳、契符等图案来分析，这一区域是人类古原始文明集合地。

对于河流的崇拜，也源于它的美。大兴安岭的河从不轰轰烈烈、奔腾呼啸，更像一个温情的少女含蓄地展现她的妩媚。河流密布，沟壑纵横，湖泊星罗棋布生成一种恬静、瑰丽的柔和魅力。它们一路的欢歌吟唱，一路的繁衍生息，一路的哺育滋润。它们就是大兴安岭人心中根深蒂固的一种图腾，它们也同样孕育了北方民族优秀的文明，留下了深邃思想和智慧。所以说大兴安岭是属水的，水孕育了大兴安岭人精神的骨血和生命。水美的地方，总是人美的地方。俗话说，一方山水养一方人，大兴安岭的水自然养大兴安岭的人。它滋润女人温柔妩媚，哺育男人果敢坚强，水养人，人随水，就是这个道理。大兴安岭人质朴善良，富有爱心和同情心。上善若水，从善如流，是大兴安岭人血液里的秉性。大兴安岭人重情重义，于友情，水乳交融；于爱情，相濡以沫；于亲情，血浓于水。

《瓦尔登湖》有一句著名的格言——唯有清醒才是真正地活着。崇拜河流是我们一生的生命哲学，无论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还是社交方式、消费模式上，我们都要重新认识人类与河流的关系，这也是顺应河流伦理的本原，也是构建生态文明发展的规律，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摆脱生态危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